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

話說當時湯隆對眾頭領說道：“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為生。先父因此藝上，遭際老種經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這‘連環甲馬’取勝。欲破陣時，須用‘鉤鑷鎗’可破。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湯隆雖是會打，卻不會使。若要會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。會使這鉤鑷鎗法，只有他一個教頭，他家祖傳習學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則，端的使動，神出鬼沒！”說言未了，林沖問道：“莫不是現做金鎗班教師徐寧？”湯隆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林沖道：“你不說起，我也忘了。這徐寧的金鎗法、鉤鑷鎗法，端的是天下獨步。在京師時，多與我相會，較量武藝，彼此相敬相愛。只是如何能夠得他上山來？”湯隆道：“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，世上無對，乃是鎮家之寶。湯隆比時，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姑時，多曾見來。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。這一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輕又穩，刀劍箭矢，急不能透，人都喚做‘賽唐猊’。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，造次不肯與人看。這副甲，是他的性命。有一個皮匣子盛著，直掛在臥房中梁上。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，不由他不到這裏。”

吳用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何難之有？放著有高手弟兄在此，今次卻用著鼓上早時遷去走一遭。”時遷隨即應道：“只怕無此一物在彼，若端的有時，好歹定要取了來。”湯隆道：“你若盜得甲來，我便包辦賺他上山。”

宋江問道：“你如何去賺他上山？”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，宋江笑道：“此計大

妙！”吳學究道：“再用得三個人，同上東京走一遭。一個到京收買煙火、藥料，並砲內用的藥材；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。”彭玘見了，便起身稟道：“若得一人到穎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實拜成全之德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團練放心。便請二位修書，小可自教人去。”便喚楊林，可將金銀書信，帶領伴當，前往穎州取彭玘將軍老小。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，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。李雲扮作客商，同往東京收買煙火、藥料等物。樂和隨湯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。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。次後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‘鉤鑷鎗’做樣，卻教雷橫提調監督，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。再說湯隆打起‘鉤鑷鎗’樣子，教山寨裏打軍器的照著樣子打造，自有雷橫提調監督，不在話下。大寨做個送路筵席，當下楊林、薛永、李雲、樂和、湯隆辭別下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，往來探聽事情。這段話一時難盡。

這裏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，身邊藏了暗器，諸般行頭，在路迤邐來到東京，投個客店安下了。次日進城來，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，有人指點道：“入得班門裏，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。”時遷轉入班門裏，先看了前門；次後進來，相了後門，見是一帶高牆，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，側首卻是一根戲柱。時遷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問道：“徐教師在家裏麼？”人應道：“敢在內裏隨直未歸。”時遷又問道：“不知幾時歸？”人應道：“直到晚方歸來，五更便去內裏隨班。”時遷叫了相擾，且回客店裏來，取了行頭，藏在身邊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我今夜多敢是不歸，照管房中則個。”小二道：“但放心自去，並不差池。”

時遷再入到城裏，買了些晚飯喫了，卻到金鎗班徐寧家，左右看時，沒一個好安身去處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時遷換入班門裏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卻無月光。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，便把兩隻腿夾定，一節節爬將上去樹頭頂，騎馬兒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時，只見徐寧歸來，望家裏去了。又見班裏兩個人提著燈籠出來關門，把一把鎖鎖了，各自歸家去了。早聽得譙樓禁鼓，卻轉初更。雲寒星斗無光，露散霜花漸白。時遷見班裏靜悄悄地，卻從樹上溜將下來，到徐寧後門邊，從牆上下來，不費半點氣力，爬將過去，看裏面時，卻是個小小院子。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，見廚房下燈明，兩個姬嬭兀自收拾未了。時遷卻從戲柱上盤到膊風板邊，伏做一塊兒，張那樓上時，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，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。時遷看那臥房裏時，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。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，一口腰刀。衣架上掛著各色衣服。徐寧口裏叫道：“梅香，你來與我摺了衣服。”下面一個姬嬭上來，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繡圓領，又摺一領官綠襪裏襖子，並下面五色花繡陽串，一個護項彩色錦帕，一條紅綠結子，並手帕一包。另用一個小黃帕兒，包著一條雙鬚荔枝金帶，也放在包袱內，把來安在烘籠上。——時遷多看眼裏。約至二更以後，徐寧收拾上床，娘子問道：“明日隨直也不？”徐寧道：“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，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”娘子聽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“官人明日要起五更，出去隨班。你們四更起來燒湯，安排點心。”時遷自忖道：“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裏面。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。倘若鬧將起來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卻不誤了大事？……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。”

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床睡了，兩個姬嬭在房門外打鋪。房裏桌上，卻點著碗燈。那五個人都睡著了。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亦皆睡了。時遷溜下來，去身邊取個蘆管兒，就窗櫺眼裏只一吹，把那碗燈早吹滅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側，徐寧起來，便喚姬嬭起來燒湯。那兩個使女，從睡夢裏起來，看房裏沒了燈，叫道：“阿呀，今夜卻沒了燈！”徐寧道：“你不去後面討燈，等幾時！”那個梅香開樓門，下胡梯響。時遷聽得，卻從柱上只一溜，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。聽得姬嬭正開後門出來，便去開牆門，時遷卻潛入廚房裏，貼身在廚桌下。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，又去關門，卻來灶前燒火。這個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。多時湯滾，捧面湯上去，徐寧洗漱了，叫燙些熱酒上來。姬嬭安排肉食炊餅上去，徐寧喫罷，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。時遷聽得徐寧下來，叫伴當喫了飯，背著包袱，拿了金鎗出門。兩個梅香點著燈，送徐寧出去。時遷卻從廚桌下出來，便上樓去，從櫃子邊直到梁上，卻把身軀伏了。兩個姬嬭，又關閉了門戶，吹滅了燈火，上樓來脫了衣裳，倒頭便睡。

時遷聽那兩個梅香睡著了，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，那燈又早滅了。時遷卻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，正要下來，徐寧的娘子覺來，聽得響，叫梅香道：“梁上甚麼響？”時遷做老鼠叫。姬嬭道：“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？因廝打，這般響。”時遷即便學老鼠廝打，溜將下來。悄悄地開了樓門，款款地背著皮匣，下得胡梯，從裏面直開到外門，來到班門口。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，四更便開了鎖。時遷得了皮匣，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，一口氣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門前。此時天色未曉，敲開店門，去房裏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擔兒挑了；計算還了房錢，出離店肆，投東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，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。時遷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“神行太保”戴宗。見時遷已得了物，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，戴宗道：“我先將甲投山寨去，你與湯隆慢慢地來。”時遷打開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鎗子甲來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門，作起神行法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時遷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，喫了飯食，還了打火錢，挑上擔兒，出店門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見湯隆，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。湯隆道：“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，但過路上酒店、飯店、客店，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，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，客店之中就便安歇，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，離此間一程外等我。”時遷依計去了。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，卻投東京城裏來。

且說徐寧家裏天明，兩個姬嬭起來，只見樓門也開了，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，慌忙家裏看時，一應物件都有，兩個姬嬭上樓來，對娘子說道：“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，卻不曾失了物件。”娘子便道：“五更裏聽得梁上響，你說是老鼠廝打，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麼事？”兩個姬嬭看了，只叫得苦：“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！”那娘子聽了，慌忙起來道：“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，教他早來跟尋！”姬嬭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，連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來說道：“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，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，誰人能夠入去？直須等他自歸。”徐寧妻子並兩個姬嬭如熱鍋上螞蟻，走頭無路，不茶不飯，慌做一團。

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，著當直的背了將著金鎗，徑回家來。到得班門口，鄰舍說道：“娘子在家失盜，等候得觀察，不見回來。”徐寧喫了一驚，慌忙走到家裏，兩個姬嬭迎門道：“官人五更出去，卻被賊人閃將入來，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。”徐寧聽罷，只叫那連聲的苦，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。娘子道：“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？”徐寧道：“別的都不

打緊，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，不曾有失。‘花兒’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，我不曾捨得賣與他。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只推沒了。今次聲張起來，枉惹他人恥笑，今卻失去，如之奈何！”徐寧一夜睡不著，思量道：“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！——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。”娘子想道：“敢是夜來滅了燈時，那賊已躲在家裏了？必然是有人愛你的，將錢問你買不得，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，別作商議，且不要打草驚蛇。”徐寧聽了，到天明起來，坐在家中納悶。好似：

蜀王春恨，宋玉秋悲。呂虔遺腰下之刀，雷煥失獄中之劍。珠亡照乘，璧碎連城，王愷之珊瑚已毀，無可賠償；裴航之玉杵未逢，難諧歡好。正是鳳落荒坡凋錦羽，龍居淺水失明珠。

這日徐寧正在家中納悶，早飯時分，只聽得有人扣門。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，人去報道：“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，特來拜望。”徐寧聽罷，教請進客位裏相見。湯隆見了徐寧，納頭拜下，說道：“哥哥一向安樂？”徐寧答道：“聞知舅舅歸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羈絆，二乃路途遙遠，不能前來弔問。並不知兄弟信息，一向正在何處？今次自何而來？”湯隆道：“言之不盡，自從父親亡故之後，時乖運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從山東徑來京師，探望兄長。”徐寧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，重二十兩，送與徐寧，說道：“先父臨終之日，留下這些東西，教寄與哥哥做遺念。為因無心腹之人，不曾捎來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。”徐寧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掛念，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，怎地報答！”湯隆道：“哥哥休恁地說。先父在日之時，嘗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。只恨山遙水遠，不能夠相見一面，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。”徐寧謝了湯隆，交收過了，且安排酒來管待。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，徐寧只是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湯隆起身道：“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。”徐寧嘆口氣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言難盡，夜來家間被盜。”湯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何物？”徐寧道：“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鎖子甲，又喚做賽唐猊。昨夜失了這件東西，以此心下不樂。”湯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見來，端的無比，先父常常稱讚不盡。卻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？”徐寧道：“我把一個皮匣子盛著，拴縛在臥房中梁上，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人來盜了去。”湯隆問道：“卻是甚樣皮匣子盛著？”徐寧道：“是個紅羊皮匣子盛著，裏面又用香綿裹住。”湯隆假意驚訝道：“紅羊皮匣子？不是上面有白線刺著綠雲頭如意，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？”徐寧道：“兄弟，你那裏見來？”湯隆道：“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，在一個村店裏沽些酒喫，見個鮮眼黑瘦漢子，擔兒上挑著。我見了，心中也自暗忖道：‘這個皮匣子，卻是盛甚麼東西的？’臨出門時，我問道：‘你這皮匣子作何用？’那漢子應道：‘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亂放些衣服。’必是這個人了。我見那廝卻似閃閃了腿的，一步步挑著了走。何不我們追趕他去？”徐寧道：“若是趕得著時，卻不是天賜其便！”湯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要耽擱，便趕去罷。”

徐寧聽了，急急換上麻鞋，帶了腰刀，提條朴刀，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，拽開腳步，迤邐趕來。前面見壁上有白圈酒店裏，湯隆道：“我們且喫碗酒了趕，就這裏問一聲。”湯隆入得門坐下，便問道：“主人家，借問一問，曾有個鮮眼黑瘦漢子，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著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。一似腿上喫跌了的，一步一擡走。”湯隆道：“哥哥，你聽卻如何？”徐寧聽了，做聲不得。

兩個連忙還了酒錢，出門便去。前面又見一個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，湯隆立住了腳，說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走不動了，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。明日早去趕。”徐寧道：“我卻是官身，倘或點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見責，如之奈何？”湯隆道：“這個不用兄長憂心，嫂嫂必自推個事故。”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，店小二答道：“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，在我店裏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纔去了。口裏只問山東路程。”湯隆道：“恁地可以趕了。明日起個四更，定是趕著，拿住那廝，便有下落。”當夜兩個歇了，次日起個四更，離了客店，又迤邐趕來。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，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，處處皆說得一般。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顧跟隨著湯隆趕了去。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見前面一所古廟，廟前樹下，時遷放著擔兒，在那裏坐地。湯隆看見，叫道：“好了！前面樹下那個，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？”徐寧見了，搶向前來一把揪住時遷，喝道：“你這廝好大膽！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！”時遷道：“住，住！不要叫！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，你如今卻是要怎地？”徐寧喝道：“畜生無禮！倒問我要怎的！”時遷道：“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？”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，裏面卻是空的。徐寧道：“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！”時遷道：“你聽我說，小人姓張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，本州有個財主，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這副雁翎鎖子甲，不肯貨賣。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，許俺們一萬貫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，閃了腿，因此走不動。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奈何我時，便到官司，只是拚著命，就打死我也不招，休想我指出別人來。若還肯饒我官司時，我和你去討這副甲來還你。”徐寧躊躇了半晌，決斷不下。湯隆便道：“哥哥，不怕他飛了去！只和他去討甲！若無甲時，須有本處官司告理。”徐寧道：“兄弟也說的是。”三個廝趕著，又投客店裏來息了。徐寧、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。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扎縛了腿，只做閃了腿。徐寧見他又走不動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個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來再行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。又行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，不知畢竟有甲也無。正走之間，只見路旁邊三四個頭口，拽出一輛空車子，背後一個人駕車，旁邊一個客人，看著湯隆，納頭便拜。湯隆問道：“兄弟因何到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鄭州做了買賣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湯隆道：“最好。我三個要搭車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那人道：“莫說三個上車，再多些也不計較。”湯隆大喜，叫與徐寧相見。徐寧問道：“此人是誰？”湯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，結識得這個兄弟，姓李，名榮，是個有義氣的人。”徐寧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這張一又走不動，都上車子坐地。”只叫車客駕車子行。四個人坐在車子上，徐寧問道：“張一，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。”時遷嘆不過，三回五次推託，只得胡亂說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徐寧卻問李榮道：“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？”李榮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，專好結識官宦來往，門下養著多少閒人。”徐寧聽罷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主坐，必不礙事。”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，唱幾個曲兒，不覺的又過了一日。話休絮繁。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，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，買些肉來，就車子上喫三杯。李榮把出一個瓢來，先傾一瓢，來勸徐寧，徐寧一飲而盡。李榮再叫傾酒，車客假做手脫，把這一葫蘆酒，都傾翻在地下。李榮喝罵車客再去沽些。只見徐寧口角流涎，撲地倒在車子上了。李榮是誰？卻是‘鐵叫子’樂和。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，趕著車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。眾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灘上岸。宋江已有人報知，和眾頭領下山接著。徐寧此時麻藥已醒，眾人又用解藥解了。徐寧開眼見了眾人，喫了一驚，便問湯隆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賺我到這裏？”湯隆道：“哥得聽我說，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，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達做哥哥，投託大寨人伙。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，無計可破，是小弟獻此‘鈎鑊鎗’法，只除是哥哥會使。由此定這條計：使時遷先來盜了你的甲，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，後使樂和假做李榮，過山時，下了蒙汗藥，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。”徐寧道：“卻是兄弟送了我！”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：“現今宋江暫居水泊，專待朝廷招安，盡忠竭力報國，非敢貪財好殺，行不仁不義之事。萬望觀察憐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林沖也來把盞陪話道：“小弟亦到此間，多說兄長清德，休要推卻。”徐寧道：“湯隆兄弟，你卻賺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！”宋江道：“這個不妨。觀察放

心，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。”晁蓋、吳用、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，安排筵席作慶。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，學使‘鈎鑊鎗’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，搬取徐寧老小。旬日之間，楊林自穎州取到彭玘老小，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，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、藥料回寨。更過數日，戴宗、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。

徐寧見了妻子到來，喫了一驚，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。妻子答道：“自你轉背，官司點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銀首飾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來叫喚。忽見湯叔叔齎著雁翎甲來說道：‘甲便奪得來了。哥哥只是於路染病，將次死在客店裏，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。’把我賺上車子，我又不知路徑，迤邐來到這裏。”徐寧道：“兄弟，好卻好了。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。”湯隆笑道：“好教哥哥歡喜，打發嫂嫂上車之後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，誘了這兩個姪兒，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，做一擔兒挑在這裏。

”徐寧道：“恁地時，我們不能夠回東京去了。”

湯隆道：“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，來在半路上，撞見一伙客人，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，搽畫了臉，說哥哥名姓，劫了那伙客人的財物。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，捉拿哥哥。”徐寧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淺！”晁蓋、宋江都來陪話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？”隨即撥定房屋，與徐寧安頓老小。眾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。

此時雷橫監造“鈎鎌鎗”已都完備。宋江、吳用等啟請徐寧，教眾軍健學使“鈎鎌鎗”法。徐寧道：“小弟今當盡情剖露，訓練眾軍頭目，揀選身材長壯之士。”眾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，說那個“鈎鎌鎗”法。有分教，三千甲馬登時破，一個英雄指日降。畢竟金鎗徐寧怎的敷演“鈎鎌鎗”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